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未收書輯刊

北京出版社

壹輯 · 拾貳冊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明〕凌稚隆輯

史記評林一百二十卷

明萬曆四年刻本

壹輯・拾貳冊目錄

史記評林一百三十卷・之二
〔明〕凌稚隆輯

一

史記半解不分卷
〔清〕湯諧撰

五四一

〔明〕凌稚隆輯

史記評林一百二十卷

明萬曆四年刻本

史記評林卷之五十三

吳興凌稚隆輯校

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

家書法大槩同森然森然

茅坤曰通篇直敘何所以佐高祖定天下

下大畧處特簡敘高祖所以論功行賞與

何所以委曲處詳

非後世之史河及

所刻害幸昭云爲有文理無傷害也

弟精而生典獄制律

文無害爲沛王吏掾

駒案漢書音義曰文無害有

吏如今吉公平吏一曰無害者如言

語也○索隱曰裴註已列數家今更引二說

云雖爲吏而不刻害幸昭云爲有文理無傷害也

漢書云何爲上吏主吏功曹也又云何爲沛掾是

拔擢太史公述文云漢

數字等子則

高祖初起何已

功一時矣

拔擢太史公述文云漢

數字等子則

高祖初起何已

功一時矣

拔擢太史公述文云漢

數字等子則

高祖初起何已

功一時矣

拔擢太史公述文云漢

數字等子則

高祖初起何已

功一時矣

唐海曰何固請得
母行此便妄之
器事廣

王老成之極無得

也王更王文也

嚴整曰此傳書法

卷之三

問相國何爲相國爲上在軍乃拊循勉力百姓悉

以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客有說相國曰君滅族不
久矣夫君位爲相國功第一可復加哉然君初入
關中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常復孳孳得民
和上所爲數問君者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
買田地獎賞賚以自干正義曰賞音世又食上心

故云乃利人也所民所上書皆以異同而告之

以令相國曰謝之臣所上書皆以與相國曰君自
益奉主手 諸相國其來

索隱曰荀子
遠種田人畝
官某入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爲請吾苑

乃下相國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如淳曰百官公卿表前問曰：相國何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

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王有惡自與今相國多受賈豎金而爲民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陛下奈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錢乎且陛下距

楚數歲陳豨黥布反陛下自將而往當是時相國

守關中搖定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爲利今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寧相之淺也高帝不懌是日使使持節放出相國相國年老素恭謹入徒跣謝高帝曰相國休矣相國爲民請死吾不許我不過爲築紂王而相國爲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也何素不與曹參相能及何病孝惠自臨視相國病因問曰君卽百歲後誰可代君者對曰知臣莫如主孝惠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何置田宅必居窮處爲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母爲勢家所奪孝惠二年相國何卒張良東觀漢記云蕭何卒在長陵東觀何墓在華陽道北百步謚爲文終侯徐陵曰括地志云蕭何墓在長陵東觀縣東北三十里諡爲文終侯徐陵曰方正大蕭何墓在長陵東觀縣東北三十里後嗣以罪失侯者四世絕天子輒復求何後封續誅滅而何之勳爛焉位冠羣臣聲施後世與閼天太史公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爲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索隱曰錄錄未有奇節二字皆音錄錄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奉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等皆以范增曰方正大蕭何與增俱起於微也不然何不曰蕭等范增曰方正大蕭何與增俱起於微也

散宜生等爭烈矣

索隱述贊曰蕭何爲吏文而無害爻佐興王舉宗從市闈中卽守轉輸是賴漢軍屢拔秦兵必會約法可久收圖可大指獸發蹟其功實最

政簡

畫一居乃非泰繼絕寵勤武旌禮帶

黃震曰高帝起布衣得天下非有分義素

服入人故所與同起者帝無不疑如關中

天下根本何每留守而帝自將帝所任者

莫如何所疑者亦莫如何也方帝距京宋

間非用鮑生計太子孫詒軍何幾族及自

將郡鄉非用召平計悉奪財佐軍何羣心

其後自將擊黥布非用蕭何計多買田宅

自汗何又發族然則何單相帝定天下嘗

懷拔効之不暇縱何非力革史又何暇經

給之事乎其後爲民請苑稍欲展布而橫

擊已及帝之殺何也言我不過爲桀紂而

相國爲賢相是正怒其掠王譽以得民心

也嗚呼其亦異於古人

所以推誠共治之道哉

史記評林卷之五十四

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

吳興凌稚隆輯校

秦隱曰蕭相國曹相國蕭侯絳

族九宗三王六篇可合爲一篇

張華曰曹

參字敬伯

東漢書

正義曰荀州城

北史曰按沛今徐州縣也

秦

地理志平陽縣河東舊城綱及博物

書

正義曰胡陵

山陽

正義曰胡陵

縣名在方之南方音

房與音湧州縣也

秦

書

漢書

虞國商均所制擊章邯車騎攻爰戚及亢父徐廣曰宣帝時有爰戚侯
索隱曰範林云舊名燭山陽功臣表爰戚侯猶成之義曰昔叔孫氏厚葬於今在兗州南近丘陵地理尤父號名屬東平括地居云亢父故城在兗州任城縣南五十一里先登遷爲五大夫北救東阿索隱曰時章邯圍田榮於東阿正義曰今濟州東阿也

於是乃封參爲執帛。張良曰：「孫子曰：「孫者，古官名也。」索隱曰：「地理志。」遷爲戚公。」宋隱曰：「遷參爲戚令。」鬼皮縣屬沛郡。正義曰：卽爰戚縣也。是。

時屬沖縣屬碭郡。其後從攻東郡尉軍破之成武南。宋隱曰地理志成武縣名在濟陰成地名武縣屬山陽。擊王離軍成陽南。索隱曰地理志臨邑縣是史記云成陽故城漢州雷澤縣是史記云成陽之北蓋今成陽故城武王封弟季叔於成，其後代遷於成之陽，故曰成陽。又平陽於成，其後復攻之，大破之。追_於成之陽，故曰成陽也。北至開封擊趙賁軍破之。索隱曰音介圍趙賁開封。

城中西擊秦將楊熊軍於曲遇徐廣曰在中牟縣北陽曲丘禹反遇牛恭反○正義曰曲丘猶反遇牛恭又曲馬
鹿邑國志云中牟有曲遇聚接中牟鄭州縣也破

之虜秦司馬及御史各一人遷爲執珪張晏曰侯
朝臣比之如淳曰呂氏春秋曰執珪以得伍員者位執珪古爵名

從攻陽武正義曰括地志云云

武故城在鄭州陽武縣東下轡轅綠氏索隱曰地
北十八里濮陽武縣城也

理志

續氏洛州縣地括地志云隴轔故關在洛州續氏
縣東南四十里十三州志云隴轔故關在洛州續氏
轔道凡十二曲是險道云平陰故津在洛州
云平陰故津在洛州絕河津正義曰津濟
度廣括地志云陽縣東北五十里還擊趙
賁軍尸北破之徐廣曰孟康曰戶鄉北○正義曰破趙賁軍於洛
鄉之北也括地志云戶鄉亭在洛州偃師縣在洛
州東索隱曰徐廣云陽城在南陽應劭曰
南也從南攻築與南陽守齒戰陽城郭東今赭陽
助云今赭陽赭陽是南陽之縣陷陳正義曰陷
陽城郭取宛虜齋盡定南陽郡從西攻武關堯關
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武關在南州商洛縣東九
里藍田關在秦州藍田縣東南九十里卽秦堯關
也取之前攻秦軍藍田南正義曰鄆州藍田縣
山為又夜擊其北秦軍大破遂至咸陽滅秦項羽

至以沛公爲漢王漢王封參爲建成侯從至漢中。
正義曰梁州本漢中郡遷爲將軍從還定三秦初攻下韓故道雍縣索隱曰地理志一縣名屬武都郡音皮莧
上譜道又云鳳陽兩當縣本漢故道縣在州西五
十里地理志云雍縣二縣名屬右扶風縣音胎一
作蓀音臨邑地志云故雍縣南七里故蓀城一名武功縣西南二十二里古邰國也興平章平
軍於好畤南正義曰括地志云好畤城在雍州好畤縣東南十三里

好畤取壤鄉文穎曰擊三秦軍壤東及高櫟索隱曰櫟音歷按文穎云壤鄉高櫟皆地名在右扶風今其
地闢○正義曰音歷皆村邑名壤鄉今在雍州武功縣東南二十餘里高櫟是高櫟近壤鄉也破之圍

時走因擊趙內史侯軍破之東取咸陽更命曰

新城

城名新
城武帝改名曰渭城參將兵守景陵

卷之三

北大破之，因攻安邑。得魏將王襄擊魏于

卷之三

二十日 駿縣茶湯書
義門縣名也 三秦使章平等攻參。參出擊
大破之。賜食邑於章。秦陳林曰參以將軍引兵圍

正義曰周以犬丘秦更名廢丘漢更名柳里今故城在雍州始平縣東南

正義曰：卽蒲津關也。故言臨晉在臨晉州。今山西侯縣有臨晉縣。

至河內下脩武嘉縣古脩武也渡灤津
有南陽東郡有閩津○案隱曰顧氏按水經
有南陽東郡有閩津○案隱曰顧氏按水經

自馬融注音，後人以爲非是。蓋秦漢間與華同古，今字變而音不變也。故漢書作秦津，唐書作秦津，宋書作秦津，元書作秦津，明書作秦津，清書作秦津，今書作秦津。

故秦亡國也。續漢書都
樹志云：自馬懸有草城東擊龍且項他定陶破之。

東取礦蕭州縣
項籍軍漢軍大敗走

徐廣曰內
縣有黃屏
黃程

蘇武傳曰東郡樂縣馴案書皆漢人皆漢人

天炎反於徐氏
魏晉地紀志云在廬江郡縣

故本行不外方以附三算，弱以正弱。
或弱以附強，則武平。平者，與曰，攝滅之，因至榮。

自漢中爲將軍中尉從擊諸侯

羽敗還至溧陽凡二歲高祖三年拜爲假左丞相入屯兵闕中

韓信東攻魏將軍孫敖軍東張倉

澤之關。按蘇林曰屬河東。案隱曰數音速。正義曰括地志云張陽故城一名東張城在蒲州虞

卷之三

鄉縣西北四十里正義曰大破之因攻安邑得魏將王襄擊魏王於曲陽正義曰括地志云上曲陽定州竹里五里追至武垣徐廣曰河東有垣縣○正義曰括地志云武垣縣屬涿郡也生得魏王豹取平陽正義曰首得魏王母妻子盡定魏地凡五十二城賜食邑平陽因從韓信擊趙相國夏說軍於鄗東徐廣曰鄗縣在太原縣烏古坂大破之斬夏說韓信與故常山王張耳引兵下井陘擊成安君而令參還圍趙別將戚將軍於鄗城中戚將軍出走追斬之乃引兵詣欒倉漢王之所韓信已破趙為相國東擊齊參以右丞相屬韓信攻破齊歷下軍遂取臨淄還定濟北郡攻著澤陰平原鬲虞原鬲平地理志著縣屬濟南慮縣屬泰山澤陰平原三縣屬平原縣音平客各反○正義曰括地志云平原故城在德州平原縣東南十里故城在德州安德縣西北十五里慮縣今濟州理縣是也而從韓信擊龍且軍於上假密文韻曰或以為漢書亦作假密按上宛齊七十縣則上假密亦吳齊地今閩

南齊書曰參大
司馬法參大
下高帝以爲不才故
知其能也又分之
郡平陽萬六百三十戶號曰

王而以參爲齊相國。以高祖六年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邑平陽萬六百三十戶號曰平陽侯除前所食邑以齊相國擊陳豨將張春軍

平陽侯除前所食邑以齊相國擊陳豨將張春軍破之黥布反參以齊相國從悼惠王將兵車騎十

二萬人與高祖會擊黥布軍大破之南至斬還定
竹邑自舊召案是時地理志脩竹邑相屬四縣屬

竹邑本高麗舊
布韋昭云高麗今屬彭城則漢初亦屬
沛。直義曰括地志云徐州扶離縣城漢竹邑城
唐李奇云今竹邑也故相城在於離縣西北九十九里

里與他上云宋共公自睢陽徙相子城又還睢陽
蓋徐州古蕭叔國城也故留城在徐州沛縣東
南五十里參功凡下二國縣一百二十二得王二
張所封

史記卷四
人情事六人
大莫嘉此之
曹相聞其家
以爲子房之大

司馬徽御史各一人孝惠帝元年除諸侯相國法

東以參爲齊水相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
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

百姓如齊故俗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

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烏言台道清靜而民自定惟北顧

真言之參於是避瓦堂舍蓋公室其治要用黃老

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惠帝二年蕭何

何卒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至將入相居無何便
者果召入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試君爲奇領勿

卷之三

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
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也吾是以
先之馳率漢書音義曰大獄市兼安善惡若窮極
人極刑而天下畔孝武峻法而獄繁此其效也老
子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參欲以
道化其本不欲擾其末參欲以道化其本不欲擾其末

至何且然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爲漢相國舉事無
所變更一遵蕭何約束擇郡國吏木訥於文辭重
厚長者卽召除爲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
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醉酒卿大夫已下吏及賓
客見參不事事如淳曰開謂有所啓白來者皆欲有言至者

參輒飲以醇酒間之欲有所言復飲之醉而後去
終莫得開說如淳曰開謂有所啓白以爲常相舍後園近吏
舍吏舍日飲歌舞呼從吏惡之無如之何乃請參游
園中聞吏醉歌舞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乃反取酒
張坐飲亦歌舞呼與相應和參見人之有細過專掩
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窩爲中大夫案隱曰窩音附律反
多然一節高公與索隱曰窩不是嫌少於我哉小顏以爲我年少非也乃謂窩

惠帝恠相國不治事以爲豈少朕與案隱曰少者不足之詞故

胡亥亦云丞相豈少我哉蓋帝以丞相豈少非也

曰若歸試私從容問而父曰高帝新弄羣臣帝富
於春秋君爲相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乎然

無言吾告若也

索隱曰聞惠帝語出無得言我告汝今諫汝父當自云是已意也

窩既洗沐歸間侍自從其所諫參參怒而笞窩二

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惠帝

讓參曰與窩胡治乎

如淳曰猶言用窩爲治

索隱曰曹參初起爲沛豪吏始從中涓先

窩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

隱曰胡何也言語參何爲治

索隱曰曹參初起爲沛豪吏始從中涓先

孰與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曰陛下觀臣

隱曰胡何也言語參何爲治

索隱曰曹參初起爲沛豪吏始從中涓先

能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

隱曰胡何也言語參何爲治

索隱曰曹參初起爲沛豪吏始從中涓先

是也且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

隱曰胡何也言語參何爲治

索隱曰曹參初起爲沛豪吏始從中涓先

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

隱曰胡何也言語參何爲治

索隱曰曹參初起爲沛豪吏始從中涓先

矣參爲漢相國出入三年卒謚懿侯子窩代侯百

隱曰胡何也言語參何爲治

索隱曰曹參初起爲沛豪吏始從中涓先

所以不自盛滿而

隱曰胡何也言語參何爲治

索隱曰曹參初起爲沛豪吏始從中涓先

謂翁曰參以戰伐

隱曰胡何也言語參何爲治

索隱曰曹參初起爲沛豪吏始從中涓先

翁公法也同看老子

隱曰胡何也言語參何爲治

索隱曰曹參初起爲沛豪吏始從中涓先

翁功方貴實性不

隱曰胡何也言語參何爲治

索隱曰曹參初起爲沛豪吏始從中涓先

翁以成誣翁不

隱曰胡何也言語參何爲治

索隱曰曹參初起爲沛豪吏始從中涓先

翁知翁自矜舉有

隱曰胡何也言語參何爲治

索隱曰曹參初起爲沛豪吏始從中涓先

翁好尚清淨大指也

隱曰胡何也言語參何爲治

索隱曰曹參初起爲沛豪吏始從中涓先

翁立太子然國除

隱曰胡何也言語參何爲治

索隱曰曹參初起爲沛豪吏始從中涓先

翁坐太子然國除

隱曰胡何也言語參何爲治

索隱曰曹參初起爲沛豪吏始從中涓先

翁公相國參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若

隱曰胡何也言語參何爲治

索隱曰曹參初起爲沛豪吏始從中涓先

翁坐太子然國除

隱曰胡何也言語參何爲治

索隱曰曹參初起爲沛豪吏始從中涓先

翁公相國參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若

隱曰胡何也言語參何爲治

索隱曰曹參初起爲沛豪吏始從中涓先

翁坐太子然國除

隱曰胡何也言語參何爲治

索隱曰曹參初起爲沛豪吏始從中涓先

翁坐太子然國除

隱曰胡何也言語參何爲治

索隱曰曹參初起爲沛豪吏始從中涓先

此者以與淮陰侯俱及信已滅而列侯成

功唯獨

參擅其名參爲漢相國清靜極言合道然百姓離

劉武侯日本攻城

老者哉

野戰然也久為相

在亡秦之後文景

遂能開基矣初公語

楊惲上神言人道

位北禽夏說東計田競剖符定封功無與二

市獄勿擾清淨奉事尚主平陽代享其利

黃震曰參自高帝起兵無一戰不與雖非

赫赫功而未嘗以敗聞天下既平猶從擊

陳豨叛布蓋參與之無間而不見疑

相齊齊治參有過人者矣而史

論戰功則謂其當信之滅論治功則謂其

當秦之後若有抑揚之意焉愚謂參明哲

休身雖信不能及而立法易守法難參以

人蒙之約後皆木訥而深刻者

輒弃去所以養成漢家寬厚之風雖何無

以尚之參其可少哉書稱斷今無他技

謂矣

楊維楨曰漢相求師問道者少矣曹參治

齊獨有志于求師悉召諾先生問所以安

集百姓者使稷下諸子有一真儒出于益

公上者則齊國之理豈卑于管晏而諸儒

集者百數言人人殊無以師參者乃使之

求膠西蓋公治黃老言者居所避之舍用

黃老廢儒漢之治道安于苟簡而二帝三

王之制不可復興固漢相

謂之罪亦齊諸儒之罪也

王直曰蕭何素不知學其於治天下之道

未有所立參尤當敬守而

慎行之豈酣酌者所能治耶何之律令豈

公少無

古聖人所用以治天下者耶當時天下之

所以安者蓋民久苦秦虐而幸漢之寬故

然則參雖能偷惰之謂耳

謝靈運曰方秦之吞併諸侯也舉先王之法而盡變之當是時天下之民全炭已極矣參之相漢有見于此遂訪諸益公求黃老之說一以清淨無爲爲治是以轉二世之秦中故民安其治而歌之所以爲治是猶出烈祖之爲四百年之漢者參亦不爲無功焉然吾猶有惜于參者時至孝惠秦灰已冷楚坑已平兆難之聲未聞屠牛之鋒未挫可以有爲之日也帝察參不事事且使其子諫之帝亦非常主矣奈何一意矯秦遂至破政廢事卒使漢家之治因循維伯而不能復元氣于三代之時惜哉

史記評林卷之五十五

吳興凌稚隆輯校

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江德秀曰懸拔子房爲謀臣未詳一曰尹平相之會而其功實爲三烈之冠故高帝首稱之其人品在伊周間而學則有王伯之風才如管仲而氣象高遠則過之

之自漢以下惟蕭何明畧相角仲若荀或忘漢清曹原或者比之子房既非其類猶知何者亦自此焉

列傳其不知量也唐顧之曰按張良云張良房五世相韓博士不收萬金之產弟不莽爲韓報仇雖博浪之謀不遂橫陽之命不延然卒籍漢誠秦訛須以據其儕然後弃人間事尊引辟穀托意寓言將與古之形解銷化日相期于入穀九垓不知載之下開其風

者想像歎息不知心胸面目

爲何如人其志可謂壯哉

卷之五十五

留侯世家

留侯張良者正義曰括地志云故留城在徐州沛縣東南五十五里今城內有張良廟

書索隱曰韋昭云留今屬彭城按良

本傳姓張字子房按王符皇甫諱云良始於張良之公

族姪始也秦索賦急乃改姓名而號先有張良之公

外族譖恐非良之先代也良既歷代相韓故加其

人劉氏按後漢書云張良初於城父城父縣

烏桓用也○正義曰扶助志云城父縣在汝州舞陽縣東三十里韓襄也

大父開地曰大父祖文

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

惠王索隱曰韓世及系本西作桓惠王

大父開地曰大父及父良嘗

劉向傳

學禮淮陽

王義曰今

東見倉海君

如序曰秦郡縣

無倉海或曰東

漢書

劉向傳

東方朔人

復因進之

父以足受笑而去

良殊大驚

父去里所復還

曰孺子可教矣後五

日平明

與我會此

良因怪之跪

曰諾五日平明良

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白後五日

早會五日鷄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

後五日復早來

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

喜曰當如是

出一編書

徐廣曰編

曰讀此則爲王

者師矣後十年與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

良因異之常習詔

讀之居下邳爲任

封齊侯也

後稱漢

項伯常殺人從良匿後十年陳涉等起兵良亦

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爲楚假王在留良欲往

從之道遇沛公沛公將數千人畧地下邳

西遂屬

項梁

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可

立爲王益樹黨項梁

良不韓成立以爲韓王以

說

沛公拜良爲廩將

良數以太公兵

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爲他人言皆不

省良曰沛公殆天授

索隱曰殆

故遂從之不去見

景駒及沛公之薛見項梁項梁立楚懷王良乃說

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可

立爲王益樹黨項梁

良不韓成立以爲韓王以

說

沛公拜良爲廩將

良數以太公兵

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爲他人言皆不

省良曰沛公殆天授

索隱曰殆

故遂從之不去見

景駒及沛公之薛見項梁項梁立楚懷王良乃說

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可

立爲王益樹黨項梁

良不韓成立以爲韓王以

說

沛公拜良爲廩將

良數以太公兵

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爲他人言皆不

省良曰沛公殆天授

索隱曰殆

故遂從之不去見

景駒及沛公之薛見項梁項梁立楚懷王良乃說

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可

立爲王益樹黨項梁

良不韓成立以爲韓王以

說

沛公拜良爲廩將

良數以太公兵

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爲他人言皆不

省良曰沛公殆天授

索隱曰殆

故遂從之不去見

景駒及沛公之薛見項梁項梁立楚懷王良乃說

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可

立爲王益樹黨項梁

良不韓成立以爲韓王以

說

沛公拜良爲廩將

良數以太公兵

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爲他人言皆不

省良曰沛公殆天授

索隱曰殆

故遂從之不去見

景駒及沛公之薛見項梁項梁立楚懷王良乃說

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可

立爲王益樹黨項梁

良不韓成立以爲韓王以

說

沛公拜良爲廩將

良數以太公兵

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爲他人言皆不

省良曰沛公殆天授

索隱曰殆

故遂從之不去見

景駒及沛公之薛見項梁項梁立楚懷王良乃說

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可

立爲王益樹黨項梁

良不韓成立以爲韓王以

說

沛公拜良爲廩將

良數以太公兵

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爲他人言皆不

省良曰沛公殆天授

索隱曰殆

故遂從之不去見

景駒及沛公之薛見項梁項梁立楚懷王良乃說

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可

立爲王益樹黨項梁

良不韓成立以爲韓王以

說

沛公拜良爲廩將

良數以太公兵

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爲他人言皆不

省良曰沛公殆天授

索隱曰殆

故遂從之不去見

景駒及沛公之薛見項梁項梁立楚懷王良乃說

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可

立爲王益樹黨項梁

良不韓成立以爲韓王以

說

沛公拜良爲廩將

良數以太公兵

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爲他人言皆不

省良曰沛公殆天授

索隱曰殆

故遂從之不去見

景駒及沛公之薛見項梁項梁立楚懷王良乃說

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可

立爲王益樹黨項梁

良不韓成立以爲韓王以

說

沛公拜良爲廩將

良數以太公兵

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爲他人言皆不

省良曰沛公殆天授

索隱曰殆

故遂從之不去見

景駒及沛公之薛見項梁項梁立楚懷王良乃說

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可

立爲王益樹黨項梁

良不韓成立以爲韓王以

說

沛公拜良爲廩將

良數以太公兵

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爲他人言皆不

省良曰沛公殆天授

索隱曰殆

故遂從之不去見

景駒及沛公之薛見項梁項梁立楚懷王良乃說

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可

立爲王益樹黨項梁

良不韓成立以爲韓王以

說

沛公拜良爲廩將

良數以太公兵

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爲他人言皆不

省良曰沛公殆天授

索隱曰殆

故遂從之不去見

景駒及沛公之薛見項梁項梁立楚懷王良乃說

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可

立爲王益樹黨項梁

良不韓成立以爲韓王以

說

沛公拜良爲廩將

良數以太公兵

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爲他人言皆不

省良曰沛公殆天授

索隱曰殆

故遂從之不去見

景駒及沛公之薛見項梁項梁立楚懷王良乃說

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可

立爲王益樹黨項梁

良不韓成立以爲韓王以

說

沛公拜良爲廩將

良數以太公兵

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爲他人言皆不

省良曰沛公殆天授

索隱曰殆

故遂從之不去見

景駒及沛公之薛見項梁項梁立楚懷王良乃說

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可

立爲王益樹黨項梁

良不韓成立以爲韓王以

說

沛公拜良爲廩將

良數以太公兵

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爲他人言皆不

省良曰沛公殆天授

索隱曰殆

故遂從之不去見

景駒及沛公之薛見項梁項梁立楚懷王良乃說

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可

立爲王益樹黨項梁

良不韓成立以爲韓王以

說

沛公拜良爲廩將

良數以太公兵

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爲他人言皆不

省良曰沛公殆天授

索隱曰殆

故遂從之不去見

景駒及沛公之薛見項梁項梁立楚懷王良乃說

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可

立爲王益樹黨項梁

良不韓成立以爲韓王以

說

沛公拜良爲廩將

良數以太公兵

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爲他人言皆不

省良曰沛公殆天授

索隱曰殆

故遂從之不去見

景駒及沛公之薛見項梁項梁立楚懷王良乃說

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可

立爲王益樹黨項梁

良不韓成立以爲韓王以

說

沛公拜良爲廩將

良數以太公兵

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爲他人言皆不

省良曰沛公殆天授

索隱曰殆

故遂從之不去見

景駒及沛公之薛見項梁項梁立楚懷王良乃說

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可

立爲王益樹黨項梁

良不韓成立以爲韓王以

說

沛公拜良爲廩將

良數以太公兵

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爲他人言皆不

省良曰沛公殆天授

索隱曰殆

故遂從之不去見

景駒及沛公之薛見項梁項梁立楚懷王良乃說

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可

立爲王益樹黨項梁

良不韓成立以爲韓王以

說

沛公拜良爲廩將

良數以太公兵

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爲他人言皆不

省良曰沛公殆天授

索隱曰殆

故遂從之不去見

景駒及沛公之薛見項梁項梁立楚懷王良乃說

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可

立爲王益樹黨項梁

良不韓成立以爲韓王以

說

沛公拜良爲廩將

良數以太公兵

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爲他人言皆不

省良曰沛公殆天授

索隱曰殆

故遂從之不去見

景駒及沛公之薛見項梁項梁立楚懷王良乃說

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可

立爲王益樹黨項梁

良不韓成立以爲韓王以

說

沛公拜良爲廩將</p

